

編目自動化前的考慮

吳瑠璃

一、前言

自動化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書目資料是圖書館自動化的基礎，因此，編目自動化是圖書館自動化的首要工作。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把書目資料列為主檔，其道理在此。編目工作，不論是傳統的人工作業，或是自動化電腦作業，對圖書館的重要性，恆久不變。

編目最大的功能在搭起讀者與圖書館間的橋樑，讓讀者透過目錄的溝通，瞭解館藏的內容，迅速而有效地查尋所需的資料。這種既費力又費時的編目工作，往往是圖書館投注最多人力的地方，然而，其成效未見成正比。目錄不但未能充分發揮溝通的功能，編目上許多「想當然耳」的決定反而另讀者茫然，無所適從。很多人以為藉自動化的大好機會可以解決多年未決的編目問題，殊不知編目的問題歸編目的問題，自動化技術歸自動化技術，所謂編目自動化是藉電腦為工具來處理書目資料，電腦系統的規劃設計，仍應本編目作業的要求，若想把人工編目作業懸而未決的困境，寄望自動化系統予以化解，則猶緣木求魚不可得。

本文將純粹從編目工作的立場，探討二個圖書館在規劃自動化編目系統時，編目業務本身應作的考慮。

二、標準的確定

標準化是自動化作業的基本要求，人工作

業雖然也依標準行事，但其要求不及自動化作業時嚴格而急迫。圖書館技術服務準則中與編目作業有關的標準重要的有：機讀編目格式(MARC Format)、編目規則、分類法及標題法等。

機讀編目格式為書目資料提供一個彈性的儲存空間，是書目資料交換的工具。任何一所圖書館的編目自動化系統本質上是獨立的，但不應該是孤立的，必須能夠與他館溝通，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接受他館提供的書目資料，反之亦然。所以，機讀編目格式是書目資料交換的媒介，藉它資訊才能共享。

編目規則是描述資料外形特性時所依循的規定，即記述編目的準則。中國編目規則及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是國內圖書館採行的編目規則，分別作為著錄中、西文資料的依據。新資料鍵檔均遵行此二規則，殆無疑義，但回溯性資料轉換時，若遇未遵此二規則著錄之書目資料(如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編目規則，Pre-AACR-2)，是照原樣轉換或修正後再轉換？

分類法是主題編目的方式之一，一方面做為排架的依據；一方面做為即類求書的指引。分類法應否統一，爭論已久，見仁見智，按下不談。如果一所圖書館以前採用的分類法、顯然不符合需要，希望乘書目鍵檔之便，改用他種分類法，

這不失為好機會，但必須考慮因改變分類法所帶來的後續工作，如書標的更新、圖書的移架等繁瑣工作。

標題法是主題編目的另一種方式。作為主題分析工具的分類法和標題表，常因版本的修訂造成前後不一，有時因不同編目人員主題分析的差異，甚至同一編目員因時間因素所造成的前後不一，諸如此類在標準中的差異，如何求其一致？

三、中西文書目資料合一的考慮

國內圖書館技術服務準則一向採二部制，編目規則、分類法、標題法等都是中西異則，各有所本。在自動化系統中，中西文書目資料分檔的作法合情卻不合理，既然合為一檔，怎能採用兩套標準？為建立一個合理而有效的資料庫，不論中外文資料，一律遵行一個標準，在資料的處理上以及資料的查尋上，均較簡便。

任何一套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都會選用一種機讀編目格式作為書目資料交換的工具，機讀格式的選用取決於系統的設計，既經採用某一系統，當然以其所定之機讀格式來著錄資料，機讀編目格式定於一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中、日、韓文資料率依中國編目規則著錄；西文資料則按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著錄，這是國內圖書館編目上的不成文規定，各館謹守不渝。這兩種規則雖都遵循國際書目著錄標準(I S B D)而編訂，彼此相容但並不完全相同。一個書目資料檔中兩套編目規則並行，並無不可，但徒增編目作業的不便，並且造成讀者查尋的困擾。

一個圖書館沿用不同的分類法給圖書歸類排架，是中國圖書館的特色，也是對悠久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尊重。廿一世紀的中國圖書館是繼續維護歷史傳統，還是從傳統中創新，值得深思。如果分類號僅僅是排架依據，中文圖書的版式(尤其是古書)

異於西書，文字書寫方式不同，分架陳列，有其方便，但不一定非用兩種分類法不可。如果把分類號作為主題查尋的工具，則中西文共用一種分類法，當然省事方便多了。一館採用一種分類系統本是理所當然之事，對國內圖書卻難如蜀道行。在實行自動化編目之際，對中西雙軌的分類法，囿於實際困難，即使無法全面改變，總該謀求補救之道，統整分類查尋的途徑。機讀編目格式除了提供各館分類號的著錄位置，還為其他通用的分類法提供著錄的空間，如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及杜威分類法的分類號。做為國家書目中心的中央圖書館如果能為中文圖書提供LC及DC分類號，便於各館選用，如此，將為中文資料的分類查尋打開另一扇窗，也為中西文統一分類的努力邁出一步。

標題法的情形和分類法不盡相同。中文標題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重要的是，如何連接兩種語文對應的標題(如教育心理學、Educational Psychology)，一方面簡化查尋手續；再方面擴大查尋面，更方便讀者查尋。

四、編目政策的重新調整

編目政策的擬定，旨在確保目錄品質，維持目錄的一致性與一貫性。編目政策主要的項目包括：著錄層次的釐定、檢索款目的選擇、分類的詳簡、標題的選取、集叢的處理方式及附件的著錄方式等。

機讀編目格式對編目作業是一大變革，傳統以卡片目錄為主的編目觀念，必須作適度的調整，否則無法適應自動化的機讀目錄觀念，以集叢的編目為例，內容相近，子目眾多的集叢，以往多以整套編目的方式處理，將子目詳記於內容附註項。在自動化編目系統中；則以各子目單獨著錄為原則，較能凸顯各個書目資料的特性。再以標題的選取來說，卡片目錄時代對一書的標題

數，作若干限制，如一書之標題至多以三個為限，如今則不必受此約束。

卡片目錄的存廢是編目政策的重大決定之一，編目業務全面自動化後，線上目錄終將取代卡片目錄。如果決定卡片目錄全部廢止，如何訂其時間表？廢止的步驟又將如何實施？如果決定保留部分卡片目錄，保留那一部分？某一階段以前的記錄，還是某一種目錄——書名？著者？分類？這些政策的決定，均應考量周全，計劃完善，照計劃實行。

五，回溯性書目資料的轉換

回溯性書目資料的轉換是自動化編目作業中最繁重的工作，轉換的速度直接影響整體自動化的步驟，書目資料的品質攸關線上目錄查尋的功能。從事回溯性書目資料轉換之前，應該詳細規劃，確定：(一)轉換的原則；(二)轉換的範圍；(三)轉換的順序；(四)轉換的方式。

進行自動化的圖書館通常把書目資料轉換工作交由工讀生來做，工讀生對該館編目政策往往不很熟悉，轉換原則的確立，益形重要。除了遵守前面提到的各項標準及編目政策外，若干編目上的細節，也應一一詳細說明，例如，遇一書二編或一書二號時的合併與統整問題。；集叢在什麼情況改為單獨編目的問題等。

把館藏資料的書目記錄全部轉換，當然最為理想，所謂全部館藏包括遺失、殘廢、即將報廢的資料，以及有卡無書的記錄，：諸如此種情況是否也在轉換範圍之內？確定資料轉換的範圍之後，接著要訂定轉換的順序，依排架的類號順序依次轉換，或依流通量較大的類別優先轉換，或以最具館藏特色的部分開始轉換，或以分工編組的方式全面分頭進行轉換工作。

回溯性書目資料的轉換方式，主要有：(一)書目資料庫線上轉換；(二)批次轉換；(三)館內線上轉換等。關於西文書目資料的轉換，由於光碟書目資料的普及，各館都以它做館內線上轉換，既省時又經

濟，解決大部分的回溯性書目資料轉換問題。至於中文資料部分，由於國內中文書目資料庫尚付闕如，新舊資料幾乎全靠自行鍵檔，費時費力，品質良莠不齊。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國家書目中心卻將測試書目連線作業系統，其光碟中文書目資料檔則已測試完成，製作發行問世，指日可待。屆時中文書目資料轉換的困境，可望突破。

六、權威控制的準備

權威控制的目的是維護標目的獨一性、一致性與關聯性。書目資料檔中的標目均應有明確的定義，保持其獨一性，避免混淆不清。標目之定義界定後，則必須依標準訂定著錄格式，求其一致性。至於標目與標目間的交互關係（如同義字、繁體字與簡體字、全稱與簡稱等）也應說明清楚。

書目權威控制的類型，至少包括：(一)名稱（個人姓名及團體名稱）；(二)標題；(三)劃一題名；(四)集叢名。各館所作各項權威記錄，切忌閉關自守，最好與國家書目中心或其他書目資料庫所提供的權威檔，配合一致。許多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宣稱，權威記錄可自書目記錄中自動產生，但若書目記錄中所取之標目本身就缺乏一致性與標準性，自動產生的權威記錄也同樣不一致且不標準，自然失去權威控制的意義，因此，自動化權威控制設計的系統，仍需依賴人工維護，不可不察。

編目作業自動化之初，圖書館將卡片目錄轉換成機讀目錄，往往追求鍵檔數量的快速增加，忽略書目品質的嚴格管制，形成「雖快卻髒」的景象。①許多圖書館在書目資料轉換告一段落時，才發覺所建資料庫一片「髒亂」，②必須掃除髒亂，才能開放線上公用目錄的使用。為了建立並保持一個純淨的書目資料庫，權威控制的諸項措施最好與書目資料鍵檔工作!同步並行。

七、結語

自動化編目可以簡化作業流程，節省人力與時間，提高目錄品質，強化書目查尋功能，這也可說是資料編目的理想目標。本質上，資料編目是智力導向的工作，必須兼具目錄學的知識與主題分析的能力，而這些知能的培養，端賴知識的汲取與經驗的累積。自動化作業固然給編目工作帶來一番新氣象，但它不是萬靈丹，可治沉疴百病，資料處理技術以外的問題，仍然要靠編目人員的智慧與經驗來判斷、思考、解決。

在自動化編目作業規劃時，編目人員必須認清自己的職責，做好配合自動化作業的準備工作。選定編目必復遵循的準則，確立編目政策，做好權威控制的準備，訂定書目資料轉換的步驟，詳列解決編目疑難問題的方案，先有一系列周全的準備，才能期望自動化編目作業順利准行，事半功倍。

附 註

①Dosis H. Ciark. " Authority Control and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8(1988) : 38

②Susan Baerg Epstein, "Real Time and Automated System" ,Library Journal 112 (May 1, 1987) : 50

參考書目

陳昭珍。「回溯性書目資料轉換問題之探討」，'在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78)，面239-253

黃鴻珠，鄭美珠。「書目資料建檔方法之探討」，教育資料與圖書館第 24 卷3 期(1987)：310-328

鄭美珠，「回溯性書目轉錄淺談：淡江大學圖書館的經驗」，教育資料與圖書館第25 卷 2期 (1988)：202-218

'Boss, Richard W.and Hal Espo, "Standards,Database Design

and Retrospective Conversion", Library Journal 112 (Oct. 1,1987)： 54-59

Clark, Doris H. "Authority Control and Linked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8 (1988)： 35-46

Delsey, Tom.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 (1982) : 69

Epstein, Susan Baerg. "Automated Authority Control : A Hidden Time -Bomb ? Part I", Library Journal II (Jan., 1986) : 55-56.
_____ "Converting Bibliographic Records fo Automation '. Some Options", Library Journal 108 (Mar. 1,1985) : 474-47

Franklin, Laural F. "Preparing for Automated Authority Control : A Projection of Name Headings Verifie(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3 (Sept., 1987) : 205-208

Library Systems Evaluation Guide. Volume 7, Cataloging. (Powell, Ohio : James E. Rush Assn., 1985)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編目組主任)